

勑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  
往嘗登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  
前弭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  
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  
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  
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摠銷唯心不爛此

二 驗出唐高僧傳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陳先書

府四

隕羽德切 穢拱切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之六 六度

府五

大唐上都西臘寺沙門釋道世著撰

智慧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慧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  
次第智日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

所以波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  
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  
之祖母故外書云叢哲欽明乃稱放動之德  
仁義礼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  
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  
月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祇之除万惡豈  
可任無恒沒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繫結  
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脩對治所  
以鬱二慢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  
或橫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  
一脚桓翹五邊長炎食草學牛噉糞如犬或  
盛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悟  
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水不知世間定  
常唯此爲貴或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  
在天能成世界賴愚昏瞢庸魯頑疎著指求  
月守株求兔尚疑馳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  
將糲三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狂狂而不異良  
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凡是以心皆名邪見

五住煩惱未滅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刃火坑當興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

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尔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 又涅槃經云菩薩爲法因

緣剜身爲燈疊纏皮肉蘇油灌之燒以爲炷菩薩尔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万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尔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尔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尔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 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坐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 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

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  
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  
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  
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  
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  
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

朱八十五

三

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  
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  
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  
諸根然後聽法 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  
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  
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  
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  
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  
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  
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  
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  
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

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徙阨山有一野干爲  
師子所逐墮一丘野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  
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飭師子  
柰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方諸天到  
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  
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  
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  
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  
人先數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  
爲高座野干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  
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天  
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  
荅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  
人不知死後更生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  
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

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今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

朱八十五四

形爲是業報爲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柰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刹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遂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上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自下云云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上何時捨此身生兜率天天上野干曰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爲諸天人四輩之類頭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群聞佛音聲深心愛樂廻翔欲下獮師張羅鴈墮其中爲獮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闇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

##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

朱八十五五

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殖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

能行般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住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真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真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

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已君主二護諸善根三將護

世間四護利益他人菩薩復有四種無厭足

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無有厭足三行慧無有厭足四行智無

有厭足 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一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

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雖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爲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

頌曰

三塗阻隔 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朦

府  
六度相應

四等慈照 三學哀矜 唯斯福利 寅由心崇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脫或喪 息妄休徵

六蔽父壅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棟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  
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  
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  
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  
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頑命藏師聞  
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膜意誦  
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  
般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  
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  
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聾驚人奇特可畏口齒  
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  
坐正念誦經刹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  
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  
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  
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  
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故經師又問若神信敬  
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

房 朱八十五

七

不能受持大乘經典嗔心誦呪見弟子來逆  
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  
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煞  
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  
共問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  
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岳人  
頭山衡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莊縣人是朗公  
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衡草  
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  
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爲恒業將終之日沙門  
褒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僧住衡草寺是  
湏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問誌皆  
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  
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  
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  
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  
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

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般誦千遍定感此徵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勑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齊旋遼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終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

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闕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族奏乞入山修道出勅許之乃賜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帰山至六月末鬚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盈此二卷  
朱子主唐西京大莊嚴

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千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籃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謹然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弊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襯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城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今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号得意祖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我欲講三論我

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  
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  
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  
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問  
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  
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  
府  
卷八十五  
九  
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  
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闌已講三遍皎如目  
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  
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  
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  
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日此私  
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  
來稜歎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  
六十有五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  
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  
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  
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

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  
末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  
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  
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礼敏曰法師講四部  
大經功德難量湏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  
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  
日余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  
大光夜明如日因余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  
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嘆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  
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  
肉薰辛不嘗以同身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  
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存校濟煦  
勤無比日誦方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  
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  
世賢劫千佛日禮一遍春夏方等常坐不卧  
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  
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

寺側收骨起塔其髓骨兩耳相通項有雙孔  
眼匣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  
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爲文又有釋  
遺裕常誦法華千有餘遍以貞觀初因疾將  
終遺屬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  
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爲發出舌根

唐宋八十五

十

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  
終依屬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

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  
覩敬仰以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爲建  
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  
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擔少懷善念常誦法  
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盪盪滿村埋後十年  
妻云開墓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傑  
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  
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万有餘遍  
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謬莊  
飭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

禮敬日夜一遍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  
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掇菁華操以胷臆四時無  
事昇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  
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兄卿情好讀  
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  
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闕隙便自勘讀  
日誦一遍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錄家  
門高遠不可傳述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

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  
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

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有愛婢名閨

唐宋八十五

十一

王年可十八雖是撩婢容兒端正性識聰敏  
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爲夫人設三七日齋  
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晝獄卒衛從  
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  
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  
吾適崔家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奴

婢薰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爲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着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薰嫉妒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内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餵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真苦至七七日爲吾設齋之時今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至得後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生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

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閨玉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遠放廻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閨玉即死唯心上暖餘分並冷身卧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

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卧鐵床飛鳥猛火一時着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蘇已即見其父薰鍼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遍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間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

唐朱子

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得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薰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

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爲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今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直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惶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卧在地作大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

府  
朱八五

十三

黎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着夫人受鐵床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醒復說見夫人父誠勑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即爲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躰自撲号哭哀慟逾痛初亡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齊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輒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齊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詎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二部經密試虛實即對四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恠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爲誦藥師法華訖弥加歡喜恭敬如師即

譯語傳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  
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  
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為說寶四  
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  
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  
軍因見此事奏 上聞徹 皇帝勑語

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資孰不能  
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  
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  
得不信

###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府五

###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府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故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

情嶮異世序澆離仰別大師千有七百衆生  
頑瞽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內無勝  
解常為五住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  
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構禍招  
豐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  
悔之儀須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重輕通塞  
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  
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得五八十具三聚等  
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  
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  
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  
識名種依律得除具有大教非此所明若犯  
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  
重戒體不全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  
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今依方等佛  
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  
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為除罪障冀  
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